



在碟片里永生

余昌民

大学时代，我身边环绕着一群喜爱围棋的清华子弟，他们的灵慧、活泼就不用说了，那仿佛与生俱来的独立意识尤其引我欣赏，令我羡慕。

初中生张铁梁就是这么一个孩子，他坚持认为人死了可以复生，理由是：人是由分子、原子组成的，这些分子、原子不会随时间消亡，总有一天它们会重新聚合在一起……

这些基本的“砖石”（不需要原装的且不论）重新聚合需要无数条件的再现，这无疑是微乎其微的小概率，应用科学里微小概率事件即可视作不存在。更有一点，堆在一起的分子、原子与生命尚有太远的距离，十三岁的少年又怎能理解呢？

人是什么，我是谁，梦是什么，何是真，人类苦苦冥想了几千年，还不能说已经想清楚。眼下信息技术发展迅速，可疑点反而越来越多。

例如我想，一个人哪怕失去四肢，割去阑尾、扁桃腺甚

至一部分肺、胃或肝，他还是“他”；可以换皮、换肢体、换角膜，甚至换骨、换肝、换心脏，他仍是“他”（不过似乎有更换重要器官影响性格的报道）。据说将来还可以换脑，到那时，我怀疑他还是“他”吗？当一个人的记忆、知识、情感与反应发生了变化，他——只能是另一个“他”了。

当一个人永久失去了记忆、知识、情感与反应，尽管他还有心跳、呼吸与体温，按当下时兴的思潮，他可以被判作已经死了。

这么说来，一个生命个体的有无，以及他如何区别于其他的个体而存在，关键并不在物质的躯壳（旧时说“皮囊”），而在于精神的意识，也就是我说的记忆、知识、情感与反应。物质的躯壳只不过是特定意识的载体而已。有躯壳，不一定活着，有意识（多么像游荡于不同民族数千年的“灵魂”啊），就没有死去。

倘若一个人的记忆、知识、

情感与反应可以移植并且永久保存、继续积累的话，那么他还会死吗？

设想我们的后代打开电脑（或者更先进的东西）就能和祖先对话，向我们问好和请教，我们就睡在碟片里——只要我们的“记忆、知识、情感与反应”依然，我们还在乎更阔大、更豪华的房间吗？

信息时代来得太猛，我很早以前就有的奇思乱想现在已经不太像奇思乱想了（我看过一眼关于身患绝症的女博士把自己存放在电脑里、继续实施计划的美国影片），再搁几年，兴许就已经实现了，我还是写出来，说不定在民间科学思想史上可以留下一丝痕迹。

十几年前，我随香港招商局的高层领导到湖北省考察，待到席间酒阑灯熄，我发了如此一通妙论，满座兴起，后来主人端起酒杯起身笑祝：“为了千百年后我们这些‘游魂’在太空重逢，干杯！”